

乾坤

文潔華

現在甚麼是最香港的？這個定義不斷在自我界定。昔日的輝煌，大樂隊的日子不再，特別在中國將英式馬會的貴族文化、七星大法派為己有，把一貫棟樑連連到威尼斯斯年展作展出的年代。

可能的幸福

看楊千嬅演唱會，呼吸到一點當下香港的氣息。梅艷芳的百變舞台沒有了，餘音裊裊，轉身楊千嬅上台。從來沒有人把過期的幻想投射在她的身上，然而如此無可，無不可。楊千嬅在台上說當初入行時，自知不夠漂亮標榜，天生一副男喉，但就是喜歡，堅持要唱。直到如今，她的演技依然比她的歌和舞好，但人們聽她聽得舒服，看得投入，就如認識自己。

我們都不會過於呵責自己，只是偶然發現自己已給到好處，便感如願以償。人們對楊千嬅的處境與工作遭遇都不陌生，讓她少女的歌陪同成長，見證她快樂地做師奶仔，當上母親。她在台上穿得好看，努力載歌載舞，但更好看的是聽她以自己的失意故事，撤走神槍和祭壇，走下來如泣如訴。她說的是香港故事，不再是神話了，但沒有過去的痛苦，便沒有今天的慶幸與自足。

西藏東南是中國經濟希望所在

中國正在加緊興建進入西藏南部地區的高速鐵路，一條是青藏鐵路鋪設雙軌，直達林芝，接近中印邊境。另一條是川藏鐵路，是從成都到達拉薩，中間經過林芝，也是接近中印邊境。林芝的鐵路繼續向南走，就開始接上了印度的邊境鐵路，直達新德里或者緬甸的仰光。這是建設中國、印度、孟加拉、緬甸經濟走廊的一個重要部署。如果看中國的地圖，東南部是平原地帶，所有的礦產已經採明了，沒有甚麼油了。中國如果要成為世界的經濟第一大帝國，就必須要有更多的礦產天然資源來支撐未來的經濟發展。

其實過程本就如此，如在打掃的灰姑娘，有段坐馬車做視同的時光，要回歸現實的時候，卻又不妨想像可能的幸福。舞台如香港，其實只是生活，努力耕耘，相信自己所追求的，結緣、寬恕、感激。我們不再奢求傲視全球，流行產品北上或南征。我們早已收斂了傲慢，不論是文化傲慢或「制度傲慢」，就像身處紅館的這位女藝人，不停遊走於台上與台席之間，穿著令人憂心的七吋高跟鞋，但腳踏實地而不失足。如今的香港策略：不經意但在心，盡力去做，誠實而由衷。

雙城記

何冀平

近日，筆者就讀的中學要出一本書，講述母校，我也應邀寫篇文章。書稿還沒全，已經有出版社要出。這間學校在中國，尤其是北京，可以說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最廣為人知的兩件事：第一件是文化大革命中，在北京中學裡，第一個打死了校長；第二件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，俗稱「8.18」，中學生宋彬彬，代表紅衛兵上天安門給毛澤東帶紅衛兵臂章，毛聽她說叫「彬彬」，認為太斯文，叫她「要武」。

北京的中學

近日看到一篇博文，寫北京的中學，很有意思。北京中學的校名分三類：編號、地名、附中。編號校名從一開始，一中、二中、三中、四中，直到一百多，編號愈大的，教學質量愈差，只有一零一中學除外，因是從延安來的，一百分還多一分，特別好；以地名命名的，比如地安門中學、新街口中學、二龍路中學、月壇中學、培新街中學等等；附中是指大學的附屬中學，如北大附中、清華附中、人大附中等。當時的八所大學都有附中，師範大學有兩間附屬中學，一間是師大附中，一間是師大女附中。這些附中都是男女合校，只有女附中例外。師大女附中建於一九一七年，已有九十多年歷史。當年，考中學只考兩門課，語文和數學，女附中收的學生在骨子裡，融化在血液裡。毛澤東說了那麼多，有一句特別有深意：「無不打下階級的烙印」。

女附中有許多特權，比如城裡的中學都沒有住宿，女附中就有住宿；中學生的伙食費是一個月八塊錢，女附中有十二塊錢，國家多貼補四塊錢，連做飯的廚師都精挑細選，特別可靠，是退後的解放軍。每年「十一」大遊行，有一條隊伍由青少年組成，叫做彩虹大隊，由紅橙黃綠青藍紫七種顏色組成方陣，走起來如同彩虹飄動。第一個紅方陣的領導，永遠是女附中的學生，不知是否讓天安門上的領導，看見自己的女兒，驕傲地走在青少年的第一排呢。

女附中的學生出身非常富貴，那個月，富也富不到哪裡，連續不停的運動都整資產階級，富人也就是父母的薪水高一些，爺爺奶奶念過書或留過洋，家裡有少許家底而已。但貴就不同，是「真貴」，幾乎所有國家領導人，主席、副主席、黨政軍的要人，只要有女兒，百分之九十都在女附中上學。這些官家貴冑的「小姐」們聚集在一起，吐氣如蘭，氣度不凡，被民間稱為「貴族學校」。

臭蟲，九香蟲

我們一家三口到村子中央時，母親和後院的嫂子正在那裡圍着一輛小三輪車秤東西，走近才知道，她們在賣臭蟲。臭味太濃，嗆得我們趕緊繞過去。回到家，院子裡那個裝過臭蟲的塑料袋子被隨意地丟在地上，仍散發着難聞的臭味。這種蟲子會飛，應屬昆蟲類。身體黑色或灰色，前半部分近似三角形，後部像一個沿縱軸截去三分之一的橢圓，斷處和前面的三角形拼接到一起，薄薄的一堆堆臭蟲聚在一起，相互擁擠疊壓着，像是在開秘密大會。去樹林拾柴禾，看到牠們老遠就想躲。這東西太臭，一旦蹭到衣服上，不清洗得臭上半天。臭蟲有翅，卻不怎麼願意飛。穿越林場時，假如有群臭蟲出現在必經的路上，等待是沒用的，只能一手捂着鼻子，一手拿着桿子去趕。

野外的果子，不管多麼美味，凡被臭蟲爬過的，都印上一股難聞的氣味，擦不淨，摘不掉，只能眼睜睜看着，已經沒法吃了。臭蟲個小，殼薄，乾瘦，長相難看，不能上餐桌，也沒發現其他用途。這樣一種毫無用途可言，又到處臭人的昆蟲，百害而無一利。可是牠們的生命力似乎又極其頑強，就像那些滅不淨的蚊子、老鼠，總能在恨中生存。母親賣完臭蟲回家，主動跟我們敘述。上午有到村裡收臭蟲的商販，承諾十元一斤，讓母親她們去山上捉。村裡幾個嫂子和母親一道去了西山，母親捉到將近二十斤，幾個嫂子和都捉了不少。等那收臭蟲的人下午再來收購，價格卻被壓低到六元一斤。臭蟲這東西，實在太臭了，沒處擱。平時沒人收，賣價低也得賣掉。我勸母親，捉了幾斤，才賣了一百多元，又累又挨熏，別再去捉了。母親埋怨收購臭蟲那人說話不算數，給的價太低，答應不捉了。頭一次聽說臭蟲能賣錢，村裡人議論牠們是被送到大城市做菜的。臭豆腐、臭鹹蛋，聞着臭，吃起來香，難道臭蟲也如此？我打開手機網絡，查詢與臭蟲相關的消息，甚麼都沒找到。

這些年，西山的刺槐樹少了，我的次數也少了，很少見到臭蟲。臭蟲能賣錢的事，就那天下午刺激了我一下，回到單位，就沒再想起。過去大概三個月，我們一家三口又回了趟老家。準備返回前，父親在村裡遇上一個收山植乾的人，帶他來我家看貨，因為價格談不攏，父親不肯賣。收山植乾那人是鄰鎮的，與父親認識。跟他閒聊，扯到母親賣臭蟲的事。那人連說母親賣的價格太低了，收臭蟲的壓價太狠，太坑人。從他那裡得知他們鎮有一家專門收購臭蟲的，就在集市旁邊，是棟兩層小樓。野生臭蟲的價格，最低十幾元一斤，高的二、三十元。臭蟲並不叫臭蟲，也非誤傳的香香蟲，而是九香蟲，不是放在酒裡泡泡就變香了，也不是送到城裡的餐館裡供人吃，而是一種中藥材。既然是藥材，應該能從網上查到。一上網，消息果然鋪天蓋地。九香蟲的產地、功效、價格、炮製方法、採集時間、用法用量、資料出處，應有盡有。《本草綱目》中載，此蟲「鹹溫無毒，理氣止痛，溫中壯陽」；《中國藥典》則說牠能「理氣止痛，溫中助陽。用於胃寒腹痛，肝胃氣痛，腎虛陽痿，腰膝酸痛」；《中華本草》還在藥理作用中分析認為，「九香蟲的抗癌、抑癌元素鎂和鎂的含量較高……似可能有抗癌作用」。

資料裡有彩色照片，進一步印證了我們說的臭蟲就是九香蟲。最令我感興趣的，還是價格，母親賣六元一斤，收山植乾的人卻稱收臭蟲的太坑人，並且提供了一個能賣到幾十元一斤的收購點，這樣一來，我就更想知道牠們的真實市場價了。野生臭蟲的市場價，各地也不完全一致，高低視品級而定。野生九香蟲的乾貨價格，最新更新顯示，每公斤一般在三百五十元到七百五十元。母親瞞着我先後三次去野外捕捉，共計賣了四十多斤二百多元。如果了解行情，最少還能多賣一千多元。

被附近村民視為毫無用處的臭蟲，有幾年曾泛濫成災，直來到收購的商販，才被大家又重新認識了一遍。臭蟲，原來是中藥材，原來能賣錢，原來還便宜。就像羊肚菌，我小時候在爛草堆裡經常見。由於好奇，也拔下來過。大人們不讓用手拿，說那東西髒，跟雞的糞似的。菌柄上頂着個像外翻羊肚的囊狀物，皺皺巴巴的，大小如核桃，沒人認識，遇上了都不敢撿拾。約三四年前，母親見有外村人來撿拾，無意中跟小舅說起，才從他那裡知道這東西能賣錢。但直到母親撿拾了，賣過兩次，都還不知道這種貌似羊肚的東西叫甚麼。這事母親沒說，我也不知道。有一年，我在《四川烹飪》上發了篇隨筆，雜誌社寄來兩本樣刊，閒下來翻看，突然看到照片中的一道菜，食材竟是我小時候經常見的那種被大人們稱作可能是雞糞的東西，至此才知道它叫羊肚菌，營養價值高、味道美、價格貴，是個稀罕物。問母親村裡有沒有時，才聽母親說起已經賣過兩次了。羊肚菌，從髒東西到美食；臭蟲，從人人厭惡到中藥材。它們並沒有變，變的只是審視牠們的那一雙雙眼睛。確切地說，臭蟲，烘炒後散香，理應叫九香蟲。



臭蟲其實是一種中藥材。網上圖片

百家廊

袁星

看《紅樓夢》引起的好奇

物一盛衰。我眼拙，對台灣演員不太熟悉，但他一出場，坐在後面的女士立時尖叫，大嚷：「很俊俏啊！」跟著，我在舞台上看到一名人成像林峯，兩成像劉德華的男演員。看戲不應只看外表，但我看到他的台型和自信，在舞台上有着鶴立雞群之姿。上網一看，難怪，原來他在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中國戲劇組畢業，是台灣的京劇演員，工生行，師承表演藝術家、吳興國等名師，九年前更是吳興國指定為其「當代傳奇劇團」的接班人（這個消息不知是否仍準確），可見他在京劇藝術界的成就。原來他也曾在徐克導演的兩齣電影中演戲，其中一齣是《龍門飛甲》，他飾演譚譽子一角，憑此片獲香港電影金像獎的「最佳新人獎」提名。跟著在《狄仁傑之神都龍王》中飾演唐高宗李治。我只看了首齣《狄仁傑》，所以未能從舞台上認出他。

《紅》劇顯現後現代世界的特性：無論是人是物；是實質、是形式；是新、是舊，都不受任何固有的框架規範，可以隨手拿來，也可以超越境界；是支離破碎，亦是共冶一爐，教人不知身處何年何日，今是何世。非常厲害，也很人性化，目下不少商店為舖租、工資、幾乎二十四小時兼年中無休，從老闊到洗碗工全數非常辛勞迎戰，為飽餓食人似的業主！華嫂至快樂事，一名母親的驕傲：三個已長大成人，甚至成家的好兒子，二兒任職消防員，大兒幼子與母親共同經營事業。生意興隆，不少眼見利益印門，希望合作淘利的商人卻被她婉言謝絕：「用心的事業難以克隆複製，小若一所茶餐廳，有其經營辛苦難處，分店開了，那心也分了，到頭來兩邊不是人，浪費本」華嫂（中）開設的冰室獲選為來的成績與口碑，不得不開張熱店之一。作者提供

看《紅樓夢》引起的好奇

在網上找到了姚蘇蓉唱的《你》曲，再次將在劇院聽了整個晚上的「啊啊啊」聲（這是《你》曲的連貫歌詞）帶回家。聽畢後，隨手連結她的其他歌曲，發現原來《你》曲竟然與她的另一首「被遺棄系列」歌曲《不要拋棄我》非常相似，二者可以接駁在一起，但兩曲的作曲和作詞卻非同一人。忽發奇想：姚蘇蓉的其他歌曲是否都毫無痕跡地接駁於其而不覺突兀呢？是否她所唱的歌的音調正是當年名副其實的「主旋律」呢？再想下去，其實現時流行曲的旋律更是千篇一律，隨時都可以將一首歌接上另一首歌而為別人發現的。

特首的女兒

梁振英的女兒梁齊昕，最近出鏡接受電視台的訪問，很受矚目。特首這女兒新聞頗多，社交網站言論惹火，作風又高調，當然是傳媒的追訪對象。個別傳媒以特首家事、親情大做文章，為達其政治目的。女兒如此高調接受訪問，相信也并非母親所願。然而孩子長大了，有她自己的處事方式，父母也難以控制。出於對梁齊昕的好奇，一連多天收看了該電視台訪問，感覺倒是意外的正面，從中看到了父母對孩子灌輸的價值觀，有很多可以借鏡的地方。梁齊昕漂亮可愛，很孩子氣，她談到自己的出位言論，有時會激到父母心臟病發，但她認家庭教育不是很多父母做得到的。齊昕說到父母對自己管束很嚴，對她的同學、朋友的背景問長問短，因而令她很煩心，甚至連同學的生日會也不讓她出席。主播於是打蛇隨棍上附和齊昕，希望得到更激烈的反應，就是齊昕說，父親的理由是小朋友不懂得賺錢，齊昕說，父親的理由是小朋友未懂得賺錢，齊昕說，父親的理由是小朋友未懂得賺錢，齊昕說，父親的理由是小朋友未懂得賺錢。齊昕的提問是很有主觀意識的，問齊昕搬進禮賓府，有沒有家的感覺？齊昕反而說，這個地方沒有歷史感，很多歷史人物都住過，好像住進了博物館，令她感到很榮幸。齊昕有此視野和感受，相信是與她的家庭教育有關。



華嫂（中）開設的冰室獲選為來的成績與口碑，不得不開張熱店之一。作者提供